

## 日本的生态人类学与非洲热带雨林

坂梨 健太 (SAKANASHI Kenta)\*

生态人类学是指思考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一门学科。这之中，由日本人进行的非洲生态人类学研究与灵长类学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在阐明人类进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者今西锦司 (Imanishi Kinji) 与伊谷纯一郎 (Itani Jyunichiro) 在坦桑尼亚与乌干达国境附近开始了大猩猩的调查，这是日本人非洲学术调查的开端。之后，结合与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在探索人类是如何适应各种自然环境的课题下，畜牧民、狩猎采集民、农耕民的研究也逐渐被展开。而这一系列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需要长期的实地调查。

日本的非洲热带雨林研究，较稀树草原及沙漠地带的研究稍晚，开始于扎伊尔（刚果共和国）内战局势稳定之后，即20世纪70年代之后。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狩猎采集民与农耕民。这些狩猎采集民与农耕民是如何从森林中获取食物，他们的活动又对森林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等等是日本非洲热带雨林研究的主要课题。例如，日本学者安冈宏和 (Yasuoka Hirokazu) 对人类能否只依靠狩猎采集活动，或者说能否只依靠野生薯蓣中的碳水化合物在热带雨林中生存这一问题，通过长达数月的狩猎帐篷考察，最终证实仅从狩猎采集人们就能得到生存所需的热量 (Yasuoka 2006)。

近年来，森林破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非洲热带雨林的保护问题也备受关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森林破坏的原因是由于当地居民烧田等过度利用土地和森林资源造成，而日本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却发现，虽然当地居民的生活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森林资源，但他们的适度利用事实上却保护了森林。

在这种保护森林的呼声不断高涨之中，笔者利用生态人类学的手法，对喀麦隆南部的可可生产地进行了调查。喀麦隆南部的可可生产由于没有刻意砍伐掉森林中的大树木，而是在大树周边的小型田地上进行的种植，因此被学术界评价为兼顾了森林保护与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林业活动。由于喀麦隆南部人口密度较低，要维持可可的生产，农民需要利用住在周边的狩猎采集民的劳动力。在可可的收获期，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金，为确保这些劳动力，农民需要不断向狩猎采集民提供由森林中采集到的椰子酒和野生的兽肉等。但由于受到国际机关的影响，喀麦隆政府规定农民在森林中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制在一定区域内 (Sakanashi 2011)。

近年，“历史生态学”关于这种单方面限定的议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历史生态学是“探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即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与展开”的学科 (市川 2003: 54)。历史生态学学者认为通过明确人们过去在森林中的移动场所及居住地，将这种利用定义为习惯性利用，可以抗衡那些单方面的限制。然而，事实上习惯性的利用空间早已无法将当地居民的生活限制在森林之中，他们不再停留于森林中，而是开始涉足外部社会，有人去镇上打工，有人把孩子送到城里受教育。笔者认为，只有将森林的习惯性利用与超越这一活动范围的两方都纳入视野，才能对生活在热带雨林的人们的活动有一个真正的了解，进而弄清森林保护方的单方面限制以及历史生态学的习惯性利用是站在怎样的前提下认识当地人的生活，并对其做出客观评价。笔者认为奔赴现场，进行定点观测的调查方法至今仍很重要。

---

\* 同志社大学全球研究科，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参考文献

市川光雄 2003 「環境問題に対する 3 つの生態学」『地球環境問題の人類学 自然資源への  
ヒューマンインパクト』（池谷和信編） pp. 44-64 世界思想社.

Sakanashi, K 2011 "Land Use Patterns for Cacao Agroforestry in Southern Cameroon",  
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32(4): 135-155.

Yasuoka, H. 2006. Long-term Foraging expeditions (molongo) among the Baka  
hunter-gathers in the Northwestern Congo Bas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ild Yam Question". Human Ecology 34(2): 275-296.

（翻译 巫靓）